

對抗校園霸凌 法國教育界的反思

駐法國代表處教育組

2020 年 9 月 4 日，法國瓦茲河谷省（Val-d'Oise）一名中學法文老師，因之前與班上學生一起言語霸凌某位女同學，導致後者上吊自殺，而被提起公訴。在法國，每年 11 月 5 日是全國反霸凌日；2019 年，反霸凌的口號更寫入了《教育法》（Code de l'éducation）中。那麼時至今日，法國學校處理霸凌的方式，是否較以往更為進步？《世界報》為此訪問多位老師和學者，並作深入報導。

校園霸凌嚴重程度超越想像 亟需控制

一位任教於小學五年級(CM2)的女老師在接受《世界報》訪問時，憶起班上的某位學生，平日表現正常，亦無被欺負的跡象。直到暑假前兩個月校外旅行時，老師才注意到這名同學時常被孤立，甚至在夜裡暗自哭泣，之後更在他的書包裡發現侮辱性言語的字條。幸好老師十分細心，及時發現並約談家長，才遏止了其他同學的霸凌行為。不過女老師也感嘆道，身為近 20 年經驗的教師，都不易發現霸凌事件，倘若遇上經驗較淺的老師，或是發生在出入份子複雜的學校，霸凌行為可能永遠都不會受到任何處置。

法國教育界一般認為，約有 10% 的學童遭受霸凌；但近年的研究發現，全國有 70 萬名學童在校被霸凌，相當於每班就有 2 到 3 人。隨著使用社群網路的年齡層降低，霸凌也從校園內的肢體、言語霸凌，擴展到校園外的線上霸凌，問題愈演愈烈。

2020 年 10 月，國會議員巴拉納（Erwan Balanant）的調查顯示，高達 25% 的中學生表示曾經在網路上遭霸凌，且多為女生，其中四分之一的線上霸凌受害者更表示，曾有尋死念頭。巴拉納和許多校長、老師、家長和心理學家們一同呼籲，社會應將「霸凌」一詞的定義，擴展到學校以外、甚至網路世界。

此外，不僅學生彼此之間霸凌，大人也可能是加害者。但律師琵屋（Valérie Piau）表示，雖然有愈來愈多家長願意對老師提起刑事訴訟，但一般學校還是選擇息事寧人，只要老師沒有刑事責任，校方便

拒絕正視問題。

面對上述情形，公立中小學教師聯合工會（SE-UNSA）的克勞歇（Stephane Crochet）不禁感慨，現在當老師實在不易，霸凌、政教分離、疫情等問題，都得一肩扛起。法國小學教師工會（SNUipp-FSU）的達蔚（Guislaine David）也認為，霸凌行為有時連家長也未必能發現，更何況是同時要照顧多名學生的老師。

推動新教學法 正視校園霸凌問題

處理校園霸凌問題，老師不僅需要經驗，更需要完整的應對模式。心理學家卡特琳（Nicole Catheline）發現，不少老師不曉得如何處理霸凌問題，因而產生鸵鳥心態——與其處理不好，不如什麼都不做。

福雷絲（Nora Fraisse）是住在巴黎南郊埃松（Essonne）省的一名母親，她的女兒瑪利詠（Marion）在 2013 年因遭受霸凌而選擇自盡。為了引起大眾對霸凌問題的重視，她一方面在各級學校演講，另一方面在家鄉創建「瑪利詠之家」，教導老師和家長們如何面對霸凌。

文學教師卡蒂耶（Marie Quartier）和哲學教授貝龍（Jean-Pierre Bellon）主張，面對班上學生霸凌行為時，老師可採用 1970 年代瑞典學者皮卡斯（Anatol Pikas）發展出的「共同關注」（préoccupation partagée）法。他們認為，現在老師面對霸凌者，多採強硬訓責，但更好的辦法是從霸凌者的心理狀態下手引導。事實上，霸凌行為往往是霸凌者渴望被關注的表現，所以應該加強對霸凌者的關心，使其理解被霸凌者的心情。約納省（Yonne）的教育主管人員巴利（Nicole Paris）也認為，現在學校對霸凌的處理正一點一點地進步，老師在面對相關問題時，應耐心了解事情經過，將霸凌看成一個群體的問題，而非個別學生的對錯問題。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駐法教育組

資料來源：世界報 Le Monde